古镇随想

张炜

川南黔北交界处有一座锁在深山中古老的小镇，名曰“二郎镇”。

踏上这里的街巷，身处有些突兀的静谧，令人忍不住猜想：这里太远了，究竟哪些有情趣的人到过这样的镇子？这里又为何热闹起来，涌动着不息的人流？

古镇有许多时候隐在浓雾中。雾幔扯不掉，它就长时间挂在山的半腰。峰峦秀丽，一色灰白陡立的石壁，青翠的山顶。一道深水从山间流泻而过，那是声名远播的“赤水河” 。镇子建在河边有限的平地和山阶上，随意自由。

我漫步其间，想象这座镇子生成的种种缘由。它首先是当地山民的祖居地，因为随便一方水土都会诱惑生民，成为他们休养生息的地场。最早那一条条蜿蜒小路是山水冲刷出来的，再由人和兽一天天拓宽。无数生命的痕迹就这样连接起山里山外，沟通了一个越来越大的世界。

在外地人眼里这里偏僻而幽美，也许最适合做隐居之地。现代人的确陷入了新的窘迫，深刻感受着文明的挤压和追逐，说不定会逃到这样的深山僻地里躲藏起来。但是在遥远的农耕时代，是否也会有这样的隐士？他们又为何而来？为避祸，为求悟，为放浪，为修行？

山川大地之上，人就像种子一样撒开，然后顽强地生长。人与山水相依持久，渐渐生出浓烈的情感， 好比母子之情。在深壑高岭之间，一代代人开拓雕琢出一方方小小的田园，上面长出一层嫩嫩的葱绿。

这种人与山的相守多么辛苦，多么寂寞，又多么超然安静。这里的劳作和收获，与大山之外当有许多不同。就为了品咂山中岁月，让其变得更有滋味，他们慢慢开始了酿造。这里的河水格外凛冽清新，粮秣最为单纯饱满，思悟愈加内向深沉。三者合一，日日演练，于是好酒出世。

饮者说：在漫长而又短暂、悲伤却又欢娱的人生之路上，如果没有了美酒陪伴，那还了得。或许果真如此，于是就有了这样的酒香浓烈，代代不绝，赤水河一带已成为海内外神往之地。

二郎镇人造美酒，技法灵异，如有神授。他们在大山里找到一处奇怪的天然溶洞，它竟然分成上下两层， 阔如神仙厅堂；洞内四季常温，正好用来囤放酒瓮。那一排排黑色陶瓮就安歇在大山腹中，不管世外风雨吹打，只默默孕育自己。待度过了几十年上百年，它们才开口吐香，一瞬间醺醉了整个世界。

走在二郎镇的古街上，踏着百年前的石阶路，一层层往上蹬去。两旁是木墙青瓦，是来历深长的建筑。整个一条街巷渍痕斑斑，简直就是一首写在大山深处的七律，或者是李白《蜀道难》那样的长吟。被乳雾浸染成暗红色的木墙，脚下滑腻的石头，都给人神秘幽深的感觉。攀登时人要大口喘息，这时满鼻满腔都是酒香。因为镇上人已经酿造了几百年，天长日久，这里的一切都被醇酒给笼罩了，化成了朦胧一体的美酒世界。

外地人在这里一边吃着山菜，一边饮酒思源。

喝过酒再来赤水河边， 当地人手指两岸裸出的河道、被流水切割出的道道深痕，言说往昔的争战和大水故事。这里是码头，那里是航路，首尾不断是盐船，欸乃声声帆影远。不远处的自贡为古老的盐都，赤水成为要途，所以才有深山里的繁华和忙碌。盐使山地有了重味，酒令劳民多了品咂。

航道，战争，美酒，这三样事物加在一起，就不再是寂寞边地了。人类历史上还少有比这更富戏剧性、 更多蕴含了诗意的天然组合。多少篙橹，多少弹痕，多少沉醉，多少爱与恨。时间就这样弹指而过，一闪就是百年，连那些活生生的记忆也变成了飘忽的神话。而今这河道上，只有坚硬的石头还在，上面刻满了细密紊乱的水痕，让后人阅读不尽。

当一切故事消失之后，古老的酒瓮还矗在那儿。它是深山溶洞里的珍藏，是秘而不宣的滋味。对于无法度量的时光而言，我们常常觉得也实在只有痛饮一途了。大山幽处有琉璃，云雾层叠生兰花；鞭马难上九重岭，回头一盼是古刹。那就在这里安营扎寨，与默默无闻的日月长相厮守吧。

打开一瓶封存五十年的老酒，从中品尝千古赤水。主人解释着“酱香”二字，令人遥想起东方人情有独钟的“酱”之使用。无酱不炊，颜色深邃，百炼成膏。一个“酱”字贯穿古今，遍布南北，显之美酒， 用于佳肴。一瓶酒即牵出千万条文化的长丝，好比做酱的人挑开了一坨酵豆，低头深嗅无法言说的民间气息。

人偶有长饮和沉醉， 以感受美好和虚幻，眼神明亮，心情舒畅，长于忘却短于记忆。人需要这清纯而浓烈的液体，这古怪又辛辣的芬芳。

望遍赤水河畔，全是酒坊；探过无尽街巷，无非醺香。我们踩着湿漉漉的石板路，一直登上古镇最高处。引领者一路指点战争旧痕、盐船泊地、异人事迹。不远处是颜色深沉的芭蕉叶子，它们谦虚地垂着，和我们一起倾听。